



吳城萬壽宮碑銘

符錄之法盛行於南北朝道家之支駢溢於
符錄之用充志壹神以通馭萬靈禁劾百
物是故道足者氣勝道歉者氣敗聖人用之而周萬世賢
人用之而行一方一州庸人用之而宥一術纖人用之而
災其軀邪人用之而亂及天下夫黃帝教熊羆貔貅羆虎
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射妖鳥殺水神與後世幻人
詭士所行其得失豈不逕庭哉然所以能通馭禁劾之故
於理無二制焉惟道大則所成者峻博道久則所流者充
長不可誣也



吳城萬壽宮者祀

勅封靈感普濟之神許真君之廟也真君遺跡遍嶺北而在新建者生米游帷觀爲真君舊宅大中祥符中賜號玉隆改觀爲宮政和中加號萬壽故凡祀真君之廟皆號萬壽宮吳城處新建之東北陬北臨宮亭湖其東贛江挾餘鄱二水入之西附山爲修水宮亭贛江修水之間有大州隸建昌相傳爲真君斬蜀精之地宮亭之東爲鄱陽湖北爲潯陽江真君分遣弟子斬蛟之地也其地勢悉與吳城相附注是以真君於吳城功最著其食於吳城爲最宜先是來蘇後顯二坊之間爲萬壽宮祀真君甚庳陋乾隆八

年改作之加侈嘉慶十一年復斥而大之爲日計八年費錢至八百萬有畸而後竣事蓋江西之人欣戴歌抃願副崇高以爲非是不足以飾後觀彰美報也敬權官吳城朔望祇謁殿下仰貽俯惕有以見真君之得於斯民者於是進縉紳先生而告之曰真君之功赫矣自晉至今垂一千五百餘年自大庾嶺至潯陽江及二千里自楚塞至閩嶺及七八百里縉紳大僚牛童馬走婦人稚子無不如親事真君燠其寒飮其噍又况自今以至千萬年自江西以至溥海振振闐闐日盛日遠此何故也天下萬世之功氣制之天下萬世之氣道貫之道大者德大故肫然而敦溥然

而遠及道久者業久故優然而裕綿然而不窮黃帝禹周公之峻博充長如彼真君之峻博充長如此敬常意真君之於道必有望聖人而未及其量率賢人而大得通者故能涵衍古今廓穹天地考真君事不見於正史其襍見晉唐小說者皆瑣異神靈之說而忠孝之事則以設教之名附益焉然未有不忠孝而能餘於道不餘於道而能務於功不務於功而神於術而無害於人者至於寇謙之杜光庭之徒依附朝廷驚駭愚賤張角宋子賢劉鴻儒妄作詆訛毒流無既有斯世之責者方將搔其芽而握其心窒其源而障其潰豈可隨俗接踵陷於阨阱哉既以語於衆遂

書而碑之庭銘曰

我來斯宮當歲之更天開地除廣場千尋連翰重牆中周四隅耽耽翼翼扶日被月上憑天虛之而爲禽鄂不爲華鑿堅彫疏旌旄委蛇帷帟趾牙連璧環琚投體崩角肩摩蹠錯以劬爲愉如核而坼如抱而啄如蟄而蘇神威恪儼德意洽浹不鞭而驅大矣聖人天覆地持不異智愚真君得之一體具體合性之初若執不祥變怪之端乃爲其餘赫赫明明翼我赤蒼漸漬被嶠

天子之命爲羣祀神品其牢蒞豈如歷朝仍不經言妄附寶書噫嘻後人率土之臣勿誕而誣

光孝寺碑銘

光孝寺在廣州府治迤西北一里所。於晉曰王園。於唐曰法性。於宋曰乾明。於明曰光孝。

本朝順治十三年。東莞長者蔡元真重建。其時靖南王平南王勦李定國。駐師粵中。主其事。後碑文以違

詔格毀廢。垂一百五十七年。今

皇帝嘉慶二十年。陽湖惲敬至廣州。沙門齊方暨諸檀那咸以爲請。敬以光孝寺爲粵中大道場。多天竺及支那應化之跡。而大鑿禪師於寺下髮秉戒。開最初法。浮圖之教。大鑿有功力焉。可以發明本末。分析源流。使後世無所倚

惑於是爲之銘。使碑於庭。蓋自菩提達摩尊者航海居嵩嶽。二傳得大祖而始尊。五傳得大滿而始著。六傳得大鑒而始大。八傳至大寂無際而始變。十一傳至臨濟洞山仰山而始分。十三十四傳至雲門法眼而始極。大鑒之前皆精微簡直。而大鑒有以昌導之。大鑒之後皆超峻奧衍。而大鑒有以孕括之。故敬嘗謂大鑒之於浮圖。如孔子之教。之有孟子。蓋謂此也。大抵西域君與師分治。主教者不治事。故浮圖之教引之而愈高。推之而愈微。由律而教。由教而宗。宗之始至中國也。求道之人皆堅持戒律。博涉經論。然後竭生平之力。歸心正法。其意識之障積漸消除。故一

言指示。卽契大悟。如琴動而弦應。山頽而鐘鳴。以順得順者也。其後江西湖南元風大行人人求一日之悟。東西推測。皆意識爲用。故廣設門庭。抑之使不得出。截之使不得行。庶幾塞極而通。閉極而剖。如鱗羽之化者。必蟄其體。草木之坼者。必固其孚。以逆得順者也。至於大鑒。遇言則鏗。遇見則拔。縱橫無碍。浩汗無極。以縛爲解。以相爲空。如火之燎不可近。如海之泛不可禦。兼用順逆者也。後世學浮圖之人。上下根皆接。大小乘俱圓。權實皆滙於大鑒。此唐宋元明以來。其徒所不能易也。中國則君與師兼治。故孔子之教。以下該高。以顯該微。其傳之後世也。戰國諸子亂

初後相和紀
律應以與我
同家能長之
他身干涉且
佛家宗方為
之方門如由宗
不為之他例也

佛之者為佛者
佛如由主句此字

其緒。兩漢諸儒拾其膚。宋元人以浮圖之實言附孔子而
諱其名。明人以浮圖之元言攻宋人而紊其次。合之聖人
遺經。各有得失。是故戰國之言通達。通達久則生厭。而浮
圖之律乘得行。兩漢之言滯執滯。執久亦生厭。而浮
宗乘得入。宋元明之言往復變動。往復變動則生疑。而浮
圖之教乘得以游衍附託。此則陰陽之屈伸。人心之往來。
其互相乘除者也。其間有大力者。於後世儒者之言。必求
之孟子之書以定其歸。浮圖之言。必求之大鑒之書以要
其會。然後本末可明。源流可見。夫元魏滅沙門而菩提達
摩來。李唐立南北宗而韓退之李習之出。萬物散殊。百為

並起。庸人逐其跡。聖人明其端。庸人爭其小。聖人立其大。
庸人排其虛。聖人修其實。孔子之教。明人倫。定家國。天下
雖五大州。各師其師。各弟其弟。豈能在範圍之外哉。雖中
國自漢以來。代有浮圖之教。愚者逐其粗。智者溺其精。又
豈能在範圍之外哉。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敬故因論大鑒而詳
述之焉。銘曰。

有大菩薩來四天。力破迷執無重墜。巨象行地龍行天。有
大護法居人王。為

國驅逆如箠羊。割金銀地還道場。有大長者開寶宮。扶雲

此三句說諸白至
孝公去過分

翼霞搖虛空。上繼無始垂無終。顧山居士目雲漢。轉一藏。經止轉半。以銘爲筏。筏登岸。大道無界住色位。大法無著住道位。大人無私住法位。

善法海大而有式。對文。其必書。海。必。海。中國。君。與。師。並。治。以下。多有。作。病。以。子。居。於。性。字。大。端。以。持。法。教。進。存。游。身。根。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王滌始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一淳熙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于城西。卽忠祐廟也。自前明至

本朝。春秋祀事。皆行於城西。嘉慶二年。知海陽縣韓君異葺治之。陽湖惲敬爲碑文。郵之潮州。與潮之賢士大夫。商公之故。且告後世焉。公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去菩提達摩入中國二百八十餘年矣。其時關東西則有丹霞然。圭峯密。河北則有趙州諗。臨濟元。江表則有百丈海。瀉山祐。藥山儼。嶺外則有靈山巔。其師友幾徧天下。皆以超世之才。

智絕人之功力。津梁後起以合於菩提。達摩之傳而公之生也。與之同時。公之位也。與之同地。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歟。且其時上無孔子之師。下無七十子之友。老莊之所流別。管墨之所出入。馬鄭之所未攻。孔賈之所未辯。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歟。是故公之闢佛。闢於極盛之時。宋人之闢佛。闢於既衰之後。宋人之闢佛。以千萬人攻佛之一人。公之闢佛。以一人攻爲佛之千萬人。故不易也。雖然。公之闢佛至矣。而佛之教至今存焉。何也。蓋聖賢之於天下。去其甚而已。禹抑洪水。而水之氾濫。仍世有之。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夷猛獸之侵暴。亦仍世有之。孔子

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矣。然不避於當時。不絕於後世。孟子距楊墨。揚墨息矣。然人或竊其行家。或傳其書。若是者皆然矣。然而孔子孟子之功。終天地盡日月。不可沒者。以人人知其爲亂臣。爲賊子。人人知其爲揚墨也。今天下三尺童子。抱書入塾。卽有公闢佛之說。據於胷中。甲冑之士。耒耜之夫。行商坐賈。皆習其說。其宦成名立。才行出人。而沈溺教乘者。朋友子孫門弟子。皆能別擇於其後。愚夫愚婦。摸手梵唄。隨衆經行。其心皆知有孔子之教。是故公之德揆之孔子。孟子。有大小純雜之殊。公之功揆之孔子。孟子。有平頗公私之異。而得隆緒於前世。收明效於後來。未嘗

不如一也。且夫天地之道一而已矣。而人事自二三以及千萬焉。行之於行。見之於言。施之於教。皆人事也。惟聖人與道同。其餘皆有出入多寡。申不害韓非一術也。則傳李悝商鞅一術也。則傳孫武吳起一術也。則傳王詡一術也。則傳張魯鬼道也。而亦傳。寇謙之杜光庭鬼道之下也。而亦傳。佛者如中國百家之一耳。其徒推演師說。下者可以宥凡愚。高者可以超形氣。故其傳較百家愈遠而愈大。屢滅而屢復。蓋將與天地終焉。是故世有孔子之教。則佛之教亦必行。此天道之所以爲大也。世有佛之教。則公闢佛之功亦益見。此人事之所以爲久也。自公斥爲子焉而不

父其父。而爲佛者知養其親。自公斥爲臣焉而不君其君。而爲佛者知拜其君。供賦稅。應力役。未嘗不事其事。世之儒者知中國之變。而爲佛。不知佛之變。而爲中國。知士大夫之遁於佛。而不知爲佛者自托於士大夫。人理所同。豈能外哉。自公之後。儒者好爲微言渺論。或由孔子之書。失其指。而反墮於偏。或由佛之書。得其會。而忽反於正。是又在乎善學者焉。失者不得妄附聖人之遺經。得者亦不必諱言佛乘也。嘉慶二十年十月。憚敬謹記。

法法極考佛說雜有古近交而自是不以文字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閩南爲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陽明先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于朱子不敢悖。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寧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縣光祿寺卿伊公。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其推行始於固窮。成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嘉慶十有九年。公之子前揚州府知府秉綬。爲祠堂於學宮之里。以祀公。門塾堂室皆備。諏日升主於室。公之配羅夫人。耐焉。而寓書於陽湖。惲敬請銘。古者士大夫立家廟。祀曾祖以下。有功德則專立祠。

堂於禮甚宜。其麗牲之石刻之銘亦應古義。惟是敬以後學操簡畢與廟廷之事。懼勿任。爲罪於後世。而秉綬請勿暇。遂不敢辭。公諱朝棟。字用侯。姓伊氏。先世自河南遷福建之寧化縣。世爲寧化人。曾祖應聚。官順昌學訓導。贈儒林郎。祖爲皋。父經邦。俱。

贈中議大夫。公縣學拔貢生。乾隆二十四年鄉試中式。三十四年會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歷官刑部安徽司主事。河南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掌浙江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

通政司參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積階中議大夫。加封資政大夫。

予告後。就子秉綬養於惠州。卒年七十有九。公久官刑曹。持法平。素不近要人。故無推薦公者。以小心供職受。

知

高宗純皇帝不及三年。卽拔置九列。常

召見

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會得末疾。未竟其用。天下惜焉。居家循循然。造次必以禮。文勤之從。

子文恭公新常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吾於伊比部見之。羅夫人同縣人。有懿行。例封淑人。

加封夫人。卒年八十一。子二。秉綬其長也。次秉徽。國子監生。古者銘廟之辭。多紀勲伐。至北宋以後。始有推本所學。爲後世經程者。今公之學。既遠有統宗。遇

聖天子。激揚表暴之。誠信不欺。如右所紀。敬雖淺瞽。謹於銘著。古今爲儒之所以然。秉綬謹下丹加額。如碑法。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於學者。其辭曰。

聖貫天地。宙合百家。蟲人萬千。內外精粗。如左右腓。相互而前。漢拾秦燼。負器抱經。壘高而堅。性天之說。波澀瀾滄。織流涓涓。人心蓄靈。有隙必通。以爲清言。剖精析微。沖虛南華。意同語元。達摩乘之。提第一機。無聖廓然。曹溪始大。西江八十。眩地熏天。帝王民氓。至智極愚。頌身重淵。韓公舉幡。闕市之中。一喙獨拳。致彼飾詞。淡泊儒門。棄爲蹄筌。北宋中葉。大儒之生。渾渾桓桓。就彼所言。推之吾書。極天地先。堯舜開明。遞及子輿。旁薄綿延。性天之說。此挈其總。彼倚其偏。如失盜家。復已劫資。匡綏室田。如逋訟人。直已折辭。絜竄頑姦。雖其所言。有過不及。軌轍無愆。朱子懃懃。江滙於海。杓攜於躔。入聖之要。下學上達。宣尼所傳。存之

存之。隱微持之功。該本原。傳錄漸多。遂涉支離。溺於言詮。陽明問氣。振臂一呼。力破孳牽。此如夏冬。以反爲成。六氣乃宣。此如吸呼。以斷爲續。百骸以安。上五千載。下五千載。抑高轉圜。新故所代。如南北陸。如上下弦。聖人無我。賢者迭勝。以扶其顛。其中軒輊。得失多寡。尚可尋沿。朱子之弊。極於拘曲。不溢他端。陽明之弊。顛倒狂聖。反覆坤乾。故爲儒者。必始朱子。勿怠而遷。

碑文屢重錄。每精。蓋其論由經訓而清言。而老而佛。而性理源流。

遜字之故。一編多尋。確者不易。評朱學。王學。之。自。久。古。極。平。允。自。是。不。

朽之文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銘

南海葉氏。遷自福建之同安。同安遷自福清。其遷南海者。曰振德。

誥封資政大夫。

欽賜鹽運使銜廷勳之曾祖也。資政公命其子姓爲祠堂。推振德爲始遷祖。配王氏。祔祭。第二世曰興邦。

配贈資政大夫。配陳夫人。第三世曰長青。

晉贈資政大夫。配邱夫人。第四世卽資政公也。配顏夫人。

嘉慶二十年二月乙亥。祠堂成。整幄升主。如公式。陽湖。惲敬。推明古今之禮。而銘之於庭。古者別子有二。諸侯之庶。

子別於爲君之家子其後世祖之一也。始來此國別於本國之宗子其後世亦祖之二也。此立宗法也。大夫始祖之廟有三。諸侯之庶子始爵爲大夫一也。始來此國又始爵爲大夫二也。別子之後起士庶爲大夫三也。此立廟法也。自封建廢而天下無諸侯庶子之宗。於是始遷祖之禮起。自田邑廢而天下無大夫始祖之廟。於是祠堂之禮行。資政公世濟其勤。黽勉於孝弟。以昌大其家。克襄於軍旅。力役之事。

天子嘉之。錫爵進階。顯於祖父。施於子孫。其得爲祠堂以祀其先。宜矣。自宋以後。在朝列者。祠堂皆祀及四世。資政

公祠堂之制如之。允孚於今之人。勿違替於古昔。禮之盛也。自資政以後。傳之永永。則始遷祖之祀宜。勿暇益虔。蓋古者諸侯與王國之大夫。侯國之大夫。皆有始祖之廟。後世八品。卽當古之再命。而祠堂之祭。殺於三廟焉。是故聚族而祭。始遷祖者。議禮之君子許之。資政公子三。長夢麟。刑部郎中。次夢龍。戶部員外郎。次夢鯤。光祿寺署正。孫十有五人。銘曰。

池東流。術環之。卜其南。塲爲祠。翼如堂。赫如墀。嚴豆籩。肅尊壘。介爾福。無不宜。

推明古制言有體要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自古高望華閥。品升於朝。門地著於天下。振振繩繩。世服厥家者。其始皆以功德拯其民。輔其世。以功者。多享社茅廟鼎。崇高焜耀之奉。以德者。必有賢者爲之子孫。顯揚中外。不墜其前光。今

皇帝嘉慶四年。

高宗升祔禮成。

覃恩海內。於是前

賜同進士出身。

誥封中憲大夫浙江分巡金衢嚴道陳公。

加贈祿光祿大夫工部右侍郎禮得刻銘於神道。敬交公之季子守譽。因交公之孫椿冠。曾孫效曾。敬曾於用光希祖。希曾皆有雅故。遂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道。字紹洙。世稱爲疑齋先生。江西新城人也。江西自鄒東廓聶雙江諸先正主陽明之學。末流放失。羅念菴起而正救之。爲功於王門甚巨。公始學於廣昌黃靜山。末年靜山力主念菴。而公之友如雷翠庭。鎡。祝人齋。沚。皆主朱子。故公之學自陽明入朱子。力行以幾於成。公之成進士也。爲乾隆十三年。年四十二。孫文定公嘉沚欲以庶吉士薦公。公辭讓於同歲生之年少者。後其人以文章名。公當選於吏部。以養親辭。

後

詔舉經學。亦固辭。其在家雍雍如也。教子孫甚嚴。皆以誠感之。不加訶譙。在鄉黨於所乏無不給也。朋友之急難無不赴也。死生貴賤如一。靜山官常州。爲人所排去官。旋卒於蘇州。公以師禮喪之。歸其喪於所籍。人齋無子。以注禮在公家十餘年。生具皆資之。有子六歲。而人齋始卒。其處事遠覩近矚。無不周也。旣成無矜容。其言學能別是非而未嘗黨也。公年五十有四卒。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也。配楊夫人。副室雷太恭人。子五。守誠。守詒。守中。楊夫人出。守訓。守譽。雷太恭人出。公。

始封以子守誠官。

加贈以曾孫希曾官。公之先世在宋自江州義門遷新城。二十餘傳至縣學生諱一翰爲公之曾祖。縣學生

馳贈奉直大夫諱以汧爲公之祖。州同知

馳贈資政大夫諱世爵爲公之父。始遷縣西之鍾溪。自遷鍾溪而有家之業始大。公以爲儒顯於世而名始盛。公卒後數十年子孫守家法言儒言行儒行各以其列服勤於皇家自立於士大夫。且數十人。故海內言大家在江西必曰新城鍾溪陳氏。敬推其所致皆自於公。昔漢世碑陰止書立碑姓名而柳子厚爲侍御史府君神道并記先友。今

公之子孫房次科第階職不勝書。於碑之體又不應詳書謹記之碑陰以見公之遺澤。且爲當世勸法。而於碑記公之大行因系之以銘。銘曰。

仲尼之道。入儒岐之。去聖益遐。道尊人卑。千差萬別。迭爲盈虧。延及有明。遂擾而漓。公起嶠西。肫然其心。得師求友。馨我蘭襟。油油春陔。穆穆秋琴。家徵人瑞。

國貢天琛。旣對

大廷。羣公拭目。翩然南返。衣縫冠木。我息我游。我磨我錯。是非之公。昔言是服。軌物者義。及物者仁。蔚然其施。逮乎踈親。我懷如晝。物氣如春。百年慕澤。千室歸淳。明明天道。

奉寬 馳贈奉政大夫

允恭附貢生 馳贈奉直大夫

觀乾隆庚子科舉人甲辰科進士工部郎中洵權江寧

布政使 誥授資政大夫

後官至戶部侍郎 總督倉場即德夫之曾祖也

希祖乾隆丙午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刑部主事擢員

外郎 誥授奉直大夫

希會乾隆己酉 恩科第一名舉人癸丑 恩科第

二名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洵擢工部右侍郎 誥

授資政大夫

希曾子 晉恩官至陝西陝安兵備道再赴怡甘肅軍務原階道字恩由道先已 有拔貢官至刑部尚書再赴為兵部侍郎少子 希子刑部主事希倫為子山西候補道希謙刑部 員外郎希彥戶部郎中希和皆自命

希孟乾隆辛酉科拔貢生即用知縣候選同知

希賢候選主簿

希濂國子監生

希宋縣學生

希軾

希轍國子監生

希範縣學生

希岱國子監生

希哲乾隆甲子科舉人

希顏縣學生

此德夫之祖父

希榕

紀儒

縉儒

級儒

陳州中憲房

守詒兵部郎中歷官河南陳州府知府 誥授中憲大夫

子三人長煦次繼光次用光煦子二人長蘭祥次蘭森

繼光子一人蘭畦用光子二人長蘭瑞次佛喜

煦 欽賜丙午科舉人候選光祿寺署正

繼光甘肅寧州知州 誥授奉政大夫

用光乾隆庚申 恩科舉人辛酉 恩科進士翰林院

編修

蘭祥嘉慶癸酉科拔貢生

蘭森縣學生

蘭畦國子監生

蘭瑞國子監生

佛喜

內閣中憲房

守中乾隆乙酉科拔貢生庚寅 恩科舉人候選內閣中

書 馳封中憲大夫

子十二人長應泰次銑次旭次燿次淳次彪次沆次炳

次炕次魁次汾燿子三人長星緯次廷賜次八官淳子
三人長四官次六官次七官彪子二人長慶官次九官
應泰歲貢生候選訓導

銑國子監生

燿附貢生

淳廩貢生

彪國子監生

沅嘉慶戊午科舉人

炳廩貢生候選訓導

沅

魁國子監生

紀國子監生

汾國子監生

星緯府學生

廷錫縣學生

八官

四官

六官

七官

慶官

九官

通議房

守訓刑部郎中歷官江蘇按察使 誥授中憲大夫 晉

授通議大夫子三人長文冕次雲冕次玉冕

文冕候選布政使經歷 誥封奉政大夫

雲冕候選縣丞

玉冕候選縣丞

奉直房

守譽乾隆辛卯舉人候選內閣中書 誥封奉直大夫

子一人吉冠吉冠子二人進福增福

吉冠乾隆己酉 恩科舉人候選都察院都事 誥授

奉直大夫

進福

增福

右據楊太夫人行述開載皆乾隆五十五年前所增子
姓也今奉直房共子六人孫三人曾孫八人矣宜并五
房嘉慶二十年前所增子姓統開載列於碑陰

刑部尙書金公墓誌銘

嘉慶十有七年十一月辛亥刑部尙書金公卒於位明年正月乙亥公之訃至南昌五月壬午公之孤勇以狀來請銘先是公爲郎中時敬之弟敷試禮部以薦與弟子籍公巡撫江西敬爲縣瑞金以計吏出公門是以敬於公之事最習於公之心推測之最詳謹惟蘇子瞻氏受知於張安道爲之銘韓退之氏在袁州爲屬於王鴻中亦碑其墓於是不敢辭公諱光梯字汝恭姓金氏世爲英山縣人十世祖國寶明太常卿曾祖天爵祖紹偉父序珽進士候選知縣三世皆

贈如公官妣聞氏

贈一品夫人。公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二。鄉試中式。旋官內閣中書。三十四。會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歷宗人府主事。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四川司郎中。以事降官。復起爲浙江廣東司員外郎。升陝西司郎中。奉滿奉。

旨以京堂官用。有吏人坐贓敗。妄引公。

皇上命待質事。白益向用。升光祿寺少卿。內閣侍讀學士。外轉山東按察使。升布政使。卽升刑部侍郎。巡撫江西。升

刑部尙書。卒年六十有六。

本朝刑部尙書用人最慎。部中司官明慎者。方總辦秋審。其尙書多取歷總辦。並踐中外習故事者。擢之。公性精敏。自爲總辦時。一部之事必關公。及爲尙書。益自力。無所阿徇。而天下讞獄者。承

列祖覆育之後。以寬厚爲福。多稍稍減罪狀上之。公以爲不可。懸千里推鞫。苟引律當。毋更議。其直下刑部及法司會議者。公必持律不得減。於是部中多以公爲嚴於用法焉。然歲斷獄大小以千百計。自同官至羣執事。無有能執公所具。改從輕比者。嗚乎。可以觀公矣。舊例監守自盜。限

內完贓者減等。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減等。公主稿奏復舊例。後阿克蘇錢局章京盜官錢計贓五百兩以上。主者引平人竊盜律當章京絞情實。公曰盜官錢當擬斬監追不決。絞情實則決矣。不得引竊盜律。奏平之。皇上覽奏曰官盜罪較私盜反薄耶。公免冠謝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律意如是也。嗚呼此可以觀公矣。公爲按察布政巡撫。皆如在刑部核名實。別功過。釐市井。飭軍伍。多以一人智斷行之。蓋公仕宦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力必摧乎至巨。持成格以繩崎嶇數變之情。援古義以削浮沉苟安之習。自謂卑獨此心。可奉

此亦當指考至

聖主。故嶄然有以自見。如此公性好士。聞之如恐不見。既見如恐不得當。嘗一爲江西副考官。廣東正考官。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爲盛。多才望大僚。而公言門下士必首及故編修張惠言。天下之士皆以爲然。公疾惡甚。不能忍。少時遊江南總督幕府。有華士負重名。公語總督絕之曰。名教外人。不可使汗階前地也。在江西有兵官素瀾浪。而無跡可劾。求見公。公切齒。投其謁於地。後公旋去官。終不見。嗚呼。此可以觀公矣。公娶懷寧丁夫人。子三。長宗邵。內閣中書協辦侍讀。次嘉。國子監生。宗邵嘉皆先公卒。次勇。舉人。女一。適山陰李氏。孫三。震謙。泰皆宗邵出。公師文成公。

數行前外生
校七甚不存文
注可省

阿桂文成奇賞公。公常語敬曰：欲知文成之爲人乎？敬起立拱而俟。公久之曰：心地厚。復久之曰：魄力大。十八年九月乙亥，勇葬公於祖塋。銘曰：

湛盧之鐔，孰咎其銛。韞韞之簞，孰尤其堅。如吳育剛，如姚崇警。淬沼飛雲，俯鞍躡景。觥觥我公，文成之士。宿將沈機，重臣引體。我公得之，大水破沙，力刷其阻，氣吞其涯。殊恩特簡，拔之庶僚。方晉列卿，隨畀麾旄。聽天下成，執憲最久。束吏循文，治奸斂手。好無爾我，惡不比人。天性所行，理無逡巡。好者晨星，各守一隅。光不相及，纍纍可吁。惡者震霆，耳之皆應。山通谷合，走告相証。幸遇

至仁，保全終始。生安其位，死歸其里。茲原之山，其石峩峩。側行危立，有高可歌。茲原之水，其流泯泯。湍旋瀨折，有澄可誅。茲原之空，鑿之深深。我公於宅，前道後林。茲原之銘，故吏所勒。日月可移，是非不沒。

轉以謹嚴言外之意也。卓然韓王自注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嘉慶十有三年十一月庚辰前漢中府知府鄧公卒於福
建羅源縣之署舍時子傳安知羅源公就傳安養也年八
十有六十四年八月乙卯公之喪至本貫浮梁十九年十
月丙寅傳安卜地葬公於浮梁青峯之原公之配陳恭人
合葬焉先是公以耆德奉

命重赴甲子科鹿鳴宴來南昌敬介公之姻江訓導幼光
謁公傳安又與敬同出戴文端公衢亨之門至是以銘請
敬不敢辭敬觀班孟堅范蔚宗傳循吏皆推本儒術或列
所治經舉其科可謂知爲政之要矣然所載多郡國二千

石縣令惟蔚宗傳王渙一人任峻附見傳中且以明發姦
伏爲未充德禮之教夫德禮苟不相應則姦伏之心侈矣
何明發之功可紀哉縣令官卑其權不足攝下故爲縣令
視二千石爲難而德禮之效則以能明發姦伏爲治縣符
驗能如是未有不爲良二千石者也公諱夢琴字虞揮姓
鄧氏曾祖國挺自南城遷浮梁祖文諫
馳贈朝議大夫父以忠

贈朝議大夫母石氏

贈恭人繼母吳氏公年十八補縣學附生二十一爲廩膳
生二十二鄉試中式三十會試中式以進士候選吏部授

四川綦江縣知縣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
公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俱斂貴州遵義有巨
盜亡命過縣公遣捕人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
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者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
死置尸黃君相之門江津前政比君相殺人罪已庾死矣
公鈞距得獄情讞之前政因推事官巧請於按察使倚其
獄公力爭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政在江津事多率
爾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斫顛左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
傷腹下乃死前政以比樹主公請復診之腹下傷重罪當
比周秉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政比以傾公此繼獄

也當是時前政已因宋志聰獄去官公復持此獄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爲蜚語以爲公好排人人已墜坑阱尙下石按察使雖知公直而必洩前怒幸其言公勢危甚會公還棊江定遠民譚學海被殺不得主名縣攝民六人笞服之至府皆不承公奉府檄廉知諸偷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公白府分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諸大府益信公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權有政使周景康獄乃如公讞焉丁吳太恭人艱服闋以

贈朝議年老請養家居十二年後服闋選授陝西洵陽縣洵陽處萬山中流民賃山種稞自立下手書曰稞蒞取木

石耳曰耳蒞燒炭曰炭蒞黠者不立期遂多訟公令種稞期五年耳炭期三年民安之山南州縣地日墾大府歲檄升科公言流民開荒食數年之利不可使失所他徙

國家賦額已定徒飽吏胥耳終公去洵陽不報升科旋署岐山調寶鷄寶鷄臨棧道轄陳倉東河二驛冠蓋芴午驛馬多疲損前政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有急復搜私馬應官曰里馬公令領馬皆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撥里馬逆回田五作亂陷通渭公斷仙靈谷石道爲守計後馬文熹屯底店公料丁壯登陴賊未至而罷旋擢商州知州署西安府擢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因事鐫級大府以教

匪方熾奏畱公後病濕累上記乞休年七十五矣始公家
居時知浮梁黃君泌治頗辦而性卞急請益於公公曰聽
訟末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治己之好惡矣至聽訟則
察人之好惡爲好惡焉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意者
豈有舍其辭而得其意者哉當官難於慎守官難於和緩
求其難焉可也自公爲州爲府所屬皆喻以此意而公持
大綱不苛察故皆治公年二十四陳恭人來歸孝謹守婦
道年七十有二先公十一年卒子一傳安進士福建羅源
縣知縣女一適國子監生吳篤照孫二世疇世畚皆縣學
生公爲學自少時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後從座主
蔡文恭公新遊窺閩中道學源流終身守師說所著有林
亭文稿十六卷詩稿八卷銘曰
養魚勿煩治民勿殘勿煩者清其池勿殘者察其辭池濁
而漚浮魚之仇也辭差而聽惑民之賊也登山不可趨學
道不可愚如公者儒術之所與也

曰工意果欲求者守土
臣且當陳氏開疾若止
其後況已岸明文停止耶
某手斷不為此請即退
還山吸術飲水終不惡
館經任血海中矣閣下
為陳少保子孫事若行
何願見少保於地下也君
歸而陳公以君言不上
稟君自是遂以謝書為
生乾隆丙午朱文正堂
試江南榜後無君名流
涕曰錢魯斯被放君其
負此行矣陳公與余言
此事甚德君汝撫臣猶
必欲舉其級徽級與知
府趙君循湖州河道試
與趙君若志其不籍
其人循吏也惜布木石於
河中 與趙君之不得行
時已迫不及後後始止後
撫臣知之籍案中趙君
罷職道出湖州湖州民號
汪送之百餘里云案註
中紹興知府實授及署任
皆無趙姓若蓋由傳聞
之誤推錢君事自可信
又有傳可傳而子居略之
卷其時尚有所諱耶

必得喜語方止弟辛才感末疾君在吳中聞之一夕鬚髮
盡白辛才卒大慟曰吾何以慰吾母乎後莊太孺人以九
十五卒君年逾七十舉三子矣君性邁往多飲酒高步雄
視知交遍天下不問賢不肖皆交之然有為非禮者未嘗
與君從叔父文敏公維城享大名呼吸可致人青雲君自
少依之歉然自退終於國子監生嘉慶十七年六月十七
日卒年七十五娶莊氏無出子三山簡小晉又男側室潘
氏出銘曰
醇行其陳仲弓乎何氣之不可壓也隱節其梁伯鸞乎何
與世之狎也書人歟詩人歟何言之狹也

孫九成墓志銘

君諱韶字九成自號蓮水居士先世浙江餘姚人曾祖文
光官廬鳳兵備道始遷江蘇上元祖必榮官終廣信府知
府父蒲上元縣學生妣徐氏君年十八補縣學生為人和
易喜交遊所交皆名公卿而能自矜重無詭隨之習為詩
以清雅有蘊蓄為宗嘉慶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卒於江西
巡撫先福公署中公字子宜加先福二字年六十公自守黃州即與君交至是殮
君助使歸葬君娶楊氏子若霖江寧府學生君少時嘗及
錢塘袁枚子才之門子才以巧麗宏誕之詞動天下貴遊
及豪富少年樂其無檢靡然從之其時老師宿儒與為往

復而才辨懸絕。皆爲所摧敗。不能出氣。且數十年。敬遊京師。時子才已年老頽退矣。而天下士人名子才弟子。大者規上第。冒膺仕。下者亦可奔走形勢。爲囊橐酒食聲色之資。及子才捐館舍。遂反唇睨目。深詆曲毀。以立門戶。聲氣盛衰。至於如此。亦可歎也。子才久寓白門。君生長其地。垂髫束紉。卽以詩名。不能不爲子才所鑒識。君爲詩不學子才。亦未得子才絲粟之力。上階雲霄。然君至江西。髮已斑白。常推子才爲本師。不背其初。敬與君無間。然每見君。君必先言子才之美。以杜敬平日之論說。嗚呼。此可以見君之所守。不以死生而易師門友席。推之君父之事。豈有異耶。敬前自江西歸常州。與君別於章江之濱。後返江西。過上元。聞疾甚。恐有不幸。至章江而君之喪已東下矣。追惟往昔。深用恤然。如君者。亦吾同好中不數數然者也。會若霖以狀來。將卜葬。爰爲銘以詒若霖。使納君之扃焉。銘曰。嗇其遇。昌其詩。子居友。子才師。淄澠之別。誰能之。

文甚跌宕痛快。遠人一生僅授其一事。言之而一世之風氣都見此。

作富法也

銘亦句太自矜而隘矣。于體非宜。篇中

此謂若師宿儒者指沈歸愚也。語却平允。

莊經饒墓志銘

莊經饒名雋甲陽湖人曾祖柱浙江按察司副使祖存與禮部侍郎父通敏左春坊中允母錢氏經饒以縣學生乾隆五十一年鄉試中式屢赴會試不第大挑一等試知縣不就改教諭選歙縣教諭在官六年辭歸歸三年卒年四十五嘉慶十三年十月乙亥也與同歲生張惠言臯文交臯文言黃叔度漢末第一流在郭有道之右若經饒者可以觀古人之概矣娶汪氏子縝濟縝澍銘曰其視端然其立頎然其行圈然其色夷然骨月斃於下陰爲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萬物之爭百世之日積而成此

經饒之所知也而又何所疵乎

林太孺人墓志銘

林太孺人諱桂福建閩縣人祖及父母皆早世無兄弟幼依族姑之寡者屢徙居稍長求其系姑老耄不復省記遂亡之年十五爲前恭城縣知縣陸君廣霖側室三十年而恭城君卽世又三十年而太孺人卒年七十五嘉慶十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敬與太孺人之子繼輅交繼輅次年譜請銘按譜恭城君以進士官福建廣西屢起仆太孺人所以事恭城君者甚敬恭城君劾官處患難甚勤長子女甚愛理婚嫁喪葬甚肅祭祀甚誠教繼輅甚嚴皆有事實可紀繼輅泣曰繼輅無似無以顯揚太孺人吾子之力

足以及百世者也願備書之無遺敬謹對曰此太孺人之常德也書之譜足矣若大節則請爲太孺人大明之何也太孺人歸恭城君嫡正夫人莊宜人己沒三年矣太孺人六十年中未嘗干嫡正之禮至屬纊時尙以勿斂正寢爲命此始終於禮者也古者人君不再娶夫人卒嫡升於嫡其嫡死不更立者祭宗廟則攝焉夫先王之禮一而已矣何以或升於嫡或不升於嫡哉蓋媵之未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如聘嫡未往而死媵繼往是也白虎通所謂立其嫡尊大國也媵之及事女君者不得爲夫人如元妃死矣妃稱繼室是也白虎通所謂明無二嫡防篡殺也太孺人

不及事女君矣殆可升於嫡者歟雖然太孺人非嫡姪也敬蓋又質之於禮焉古者大夫士皆媵嫡姪大夫爲貴妾總此嫡姪也士妾有子則爲之總此不必姪嫡而視嫡姪也太孺人有子且賢殆可升於嫡者歟自春秋時以妾爲夫人皆其君夫人之然其端必由妾之自僭始太孺人之志以爲強附於禮之變而求榮不若退守乎禮之常而去辱於以成恭城君之賢爲子若孫之令望此閨門之禮所以正推之家國天下而皆順者也太孺人生子繼裴嗣恭城君之弟廣森次卽繼輅本省舉人女三長未嫁卒次適儲次適黃恭城君初娶高宜人生子三繼娶莊宜人生女

三皆太孺人成立之銘曰
治於讓亂於僭中闡樞蠹不可蕘家如爛魚腹中陷以禮
已僭宜吉祥恭城之後今其昌

萬孺人耐公墓志銘

孺人姓萬氏先世於宋政和中由進賢遷南城之青綏柳塘遂世爲南城人曾祖維淙祖國寧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仕終福州左營遊擊父選廣西潯州府同知母崔氏孺人年十七歸同縣建昌府學生鄧君漢二十九鄧君卒孺人矢志撫諸孤成立嘉慶十六年九月丁丑卒年八十越明年八月乙丑耐葬於洛硝石羊角山鄧君之兆子三人樹槐國子監生樹齡縣學生樹梅國子監生女三皆適名族古者女史以成法書后夫人之行後世史家外戚傳列女傳其遺意也周秦以來婦人有葬鼎之銘有箴有歌頌

其卒也有葬記有題墓有石闕而志銘之用最廣宋人入家事頗有巧縱不應程式者唐人用漢碑法以美言泛頌之夫婦人教於父母無違於夫宜於家貞於一以順成於子孫言之從同同爾敬故次孺人家世生卒志之石而不爲溢辭焉樹齡之子熾昌從敬遊有才行因并以告之銘曰
是維五十一年守節萬孺人從夫之穴四正四維應之子孫其有興焉者乎

卜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卜氏世爲武進人曾祖一夔祖起鳳父夢齡母賀氏孺人年十九歸同縣鄭旦興敬舅氏清如先生之子也旦興負異才有大志舉於順天再會試不第單車出都欲遊天下阨塞訪奇士遂不知所之時孺人之子國子監生良弼甫六歲舅清如先生及姑朱孺人已老而家甚貧清如先生爲儒一錢不義不取其治家儉而急如吳康齋婁一齋之爲人孺人恒與婢僕之下者同甘苦有加甚焉方暑煬於竈婢僕反得清甚寒扣冰滌器色怡然未嘗使婢僕以爲舅姑之人也其順於舅姑由於中之誠孺人亦不

自知爲順也。自且興去家垂三十年，未嘗敢言其夫於舅姑之前。有告以蹤跡所在者，色喜而中夜常與良弼飲泣。積久內傷，晨起方春日眩黑，抱杵仆地，遂失明。尙時時春不止也。與敬母太孺人相得，太孺人嘗慰之，孺人曰：「命也能與命爭乎？且性亦安之，無苦也。」年六十卒。嘉慶十五年八月丁酉也。清如先生前已捐館舍，惟朱孺人在堂哭之。慟復念且興亦失明，是年十一月壬戌，良弼葬孺人於河北之祖塋，銘曰：

夫之生不可知，夫之死不可知。舅歿姑病不可死，而竟死吾之子孰恃之。

黃太孺人墓表

番禺之有學行者，推張維屏子樹。一日子樹奉行狀頓首於當楣曰：「此家君所次先祖妣黃太孺人行狀也。」家君主講新會，道遠不得遽至，命維屏爲謁以乞銘。更月家君歸治祭事，當謹持謁謝，敬以子樹賢不敢辭。按狀：太孺人姓黃氏，錢唐人。會祖曙，府學生。祖鍾，官廣州守備。始籍番禺。父騏，國子監生。母陳氏。太孺人生六年而孤。二十四年歸張君元，山陰人也。張君始娶於王，亦山陰人。無子早卒。張君侍父載呂府君廷望客番禺，後亦籍番禺。太孺人歸三年而張君卒於潮州。卒十日而訃至。是時子炳文生十日。

施愚山鉅首錄記
中有山陰人張元
家番禺云云
即其人

矣。太孺人號踊絕而蘇。迨張君之喪至。復號踊絕而蘇。始終以載呂府君之命。撫孤故不死。後八年。載呂府君卒。期功之戚無可倚。遂攜子居母家。共室而自爲爨。母及兄軫之。以爲言。則涕泣曰。吾母子依吾母。吾兄惟母兄保護之。然苟不自食。此髻鬣者長無立志矣。且張氏之祖宗子孫。何以爲門戶乎。如是者十二年。始異居。嗚呼。可謂知大體矣。太孺人卒於嘉慶十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五。奉

聖旨旌表節孝。建坊於門。子一炳文。嘉慶六年舉人。孫二長。卽維屏。嘉慶九年舉人。次維翰。國子監生。敬又按狀。太孺人卒之年十有一月。葬於番禺柯木朗之原。訖今四年矣。禮不可埋銘。世有刻銘於祠堂者。非古也。婦人無外事。又無表墓之法。然古列女之賢者。天下皆繪畫之。鐫於廟垣。刻於墓闕。凡以風示後世而已。碑碣之禮。取可風示後世者表之。今太孺人不使其子食於外氏。以長以成。使張氏至今有卓然之氣。此可爲不幸依外氏之式矣。能自太孺人之意推之。凡行於鄉黨。交於公卿。立於朝廷。其不可苟然而食者。皆自此始。故特表之以告後世之有志者。嘉慶二十年十月壬子朔。陽湖惲敬謹表。

括一事為主。氣懷出後段。爲擇墓表之意。與引不苟。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運使李公墓
闕銘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初年。大臣以清直重者。在山右曰孫
文定公嘉淦。其在

聖祖朝曰于清端公成龍。文定起家侍從。天下知其清而
誦言其直。清端以外吏顯。天下知其直而誦言其清。皆

朝廷偉人也。文定同年生而爲婚姻者。曰南儀所監掣同
知李公暉。李公之孫曰今廣東按察使鑾宣。按察亦以清
直聞於時。懼同知之事勿求述於後之人。且沒勿章。具狀
請敬銘之墓闕。敬不敢辭。按狀。公諱暉。字闇成。姓李氏。明

洪武中。始祖茂欽。自南直隸鳳陽遷山西靜樂縣。遂世爲靜樂人。曾祖耀然。祖室。明光祿寺署丞。父之檀。高郵州知州。崇祀名宦鄉賢。母劉恭人。生母楊恭人。公幼有至性。長益以孝友自力。年二十六。鄉試中式。三十七。以例授汀州府同知。旋以采買洋銅輕重不如格。吏議革職。

世宗知公清。參本上。卽日

特旨授太平府知府。權蕪湖關。調池州。改調淮安。以河決復革職。

高宗亦知公清。發江南以同知用。補揚州水利同知。調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旋護兩淮鹽運使。乞長假。

歸二年卒。年六十有九。公爲監掣及權蕪湖關。人皆視爲脂膏之地。公歲贏悉歸之官。前後且數十萬。無入己者。湖北解京木出蕪湖夾私木。公如令式稅之。其人節辭愬於湖北巡撫。遂劾公奉

旨置對。欲以侵課罪公。使健吏求之。無所得。後數年。公復權蕪湖關。大府令求前事侵課狀。公力白之。其廉而不刻。皆如此。守太平時。所屬於歲終持金來謁。出之橐。其封皆布政司印也。曰此縣中養廉。非取之民者。願酬知我。公笑曰。

朝廷以此養公廉。今餽我。是養吾之貪也。飲之酒而歸之。

太平治當塗。官中謂之首縣。嘗朝夕見。後其令調含山。爲含山民所愬。公奉臺檄治其事。令以舊屬。遣家奴爲公女治奩。公曰。汝主貨我巧矣。吾發之。則含山事雖虛亦實。吾不爲也。速持去。無汗我。嗚呼。人之能保其節。豈易言哉。自有史傳以來。凡以賄始終者。餽者必飾其辭。爲可餽之說。受者亦必飾其辭。爲可受之計。是故位可以自增。罪可以日脫。使權可以日巧。取貨可以日工。若號於人曰。吾行賄。曰。吾受賄。此行道之人所不爲也。如公者。可以爲居官之法矣。敬聞清端暮年。餽人儻少許者。必受。公有故人子餽之。公辭焉。蓋清端

天子大臣。宜通下情。且數十年。取大信於天下。無敢干以私者。公則自守峻絕。不可弛。卽謂之善學清端可也。公娶閻恭人。繼娶孟恭人。子三。長冀。偕。次念祖。皆陳孺人出。冀偕。副貢生。嗣公之兄長楊君恂。念祖。候選州同知。娶于孫。爲文定公女。次學夫。沈太恭人出。候選司務。司務亦娶于孫。爲文定公之弟。國子監丞揚淦之女。是生按察。故按察嘗私淑文定焉。銘曰。府於縣。如家人。近則習。習則親。涅不緇。磨不磷。宜民人。昌子孫。

一起層折而下如高山之中蜿蜒俯屬通神之府相稱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嘉慶十有二年十二月壬辰。浙江提督李公。剿洋匪蔡牽。於廣東潮州之黑水洋。卒於行間。

皇上軫悼。封三等壯烈伯。謚忠毅。予祭葬。十四年。公舊部王得祿。邱良功。殲蔡牽於浙江溫州之黑水洋。洋匪平。二十年前。揚州府知府寧化伊君秉綬。以公之事。請敬銘之墓闕。公諱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也。曾祖思拔。祖崇德。父希岸。皆

贈建威將軍。母王氏。

贈一品夫人。公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由藍翎侍衛補衢

此亦洋匪字
不妄或有誤

先德叙洋
華

次德叙軍
涉

定夷匪以
下書叙洋
匪

州都司升提標前營遊擊。太平參將樂清副將。因勦林爽
文入福建。護海壇總兵。緣事革職。公罄家財募精勇。捕洋
匪。獲戕參將張殿魁之林明灼。陳禮禮。以遊擊起用。署銅
山參將。丁父憂去官。服滿。補海壇左營遊擊。時浙江福建
洋匪北接山東。西通廣東西。三面數千里。皆盜出沒。其內
地曰洋匪。蔡牽最大。朱濟次之。外地曰夷匪。多中國人挾
安南人爲之。鳳尾最大。一艇載數百人。洋匪曰匪艇。夷匪
曰夷艇。夷艇至輒數十艇。蔡牽百數十艇。朱濟亦數十艇。
其大較也。五十九年。夷艇始入福建之三澎。公敗之。嘉慶
二年。升澎湖副將。浙江定海總兵。三年。擊洋匪於衢港。及

普陀。敗之。四年。鳳尾引夷艇入溫州洋。敗之。
賜花翎。五年。浙江巡撫阮元以公可任。奏請總統浙江
福建水師。得
俞旨。公申號令嚴標識。東部伍。信賞罰。自偏裨至隊長。柁
工。水手。耳目。皆一。於是水師皆可用。能立功。鳳尾引夷艇
入台州松門。遇颶風。覆溺幾盡。登岸者悉就俘。獲安南僞
侯倫貴利。磔之。自後夷艇不敢至。鳳尾不知所終。是年。升
福建水師提督。調浙江提督。先是匪艇皆高大。我軍仰攻。
殊失勢。而匪艇用晉石及蠶脂浴帆。禦火箭。帆下渴烏車
發水及數丈。滅餘火。其舷以錫傅之。不能傷。故不易敗。公

與阮公議造大艇。凌匪艇上。至是成名曰霆船。連敗蔡牽。於岐頭東霍。獲匪目張如茂。徐業。兵威大振。其明年。以霆船大敗蔡牽於定海。牽南走福建。乞降。是時牽已窮蹙。糧盡。艇亦朽壞。公窮追不日。可擒。而總督以令箭止。公兵牽得以其間。修艇揚帆去。是役也。功垂成。而中廢。天下皆惜焉。蔡牽畏霆船。厚賂福建商人。造大艇。高於霆船。出洋。以被劫歸報。牽得之大喜。渡橫洋。劫臺灣米數千石。分餉朱瀆。遂與瀆合。九年。戕溫州總兵胡振聲。公追之。及於馬跡。敗之。至盡山。復敗之。牽以大艇得遁去。委敗於朱瀆。瀆怒。於是復分。公與阮公議禁商人造大艇。牽計不行。是年敗。

朱瀆於全廈。調福建提督。十年。敗蔡牽於龍灣。復調浙江提督。十一年。蔡牽合大隊攻臺灣。別部屯仔尾州。沈舟鹿耳門。阻官兵。公至。不得入。諜知南汕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遣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乘澎船攻仔尾州。敗之。其明年。復敗之。二月己卯朔。松年夜率銳師。趾海水。登仔尾州。焚其寮。牽反救。公遣師出南汕。自後焚其舟。松年出仔尾州。夾擊。大敗之。庚辰。復夾擊。大敗之。牽棄仔尾州。屯北汕。以鹿耳門沈舟自塞。走路也。甲申。潮驟漲。沈舟漂起。牽奪鹿耳門遁去。奉旨革翎頂。是役也。許松年為軍鋒。前後奪舟大小數十。焚。

極高此水
較切帶叙許
松年

此亦作一六
停頓再以後
論叙市法
宜起步全
局首作作
振動

寮及舟無算殺賊數萬人尸橫數十里臺灣獲全公所將
止三千人耳是年蔡牽復合朱瀆走福寧追敗之

皇上知公臺灣功復翎頂十二年敗蔡牽於廣東之大星
嶼復敗之於福建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提督張見升追

牽是時朱瀆已為許松年所擊敗死其弟渥降牽亦屢敗
羣黨散沒止三舟矣初公以謀勇耐辛苦受

皇上深知屢立功軍事悉主阮公福建忌之故主招撫後
被給益恚怒而阮公又以事去浙福建益撓阻公公以

開
皇上逮治總督代以阿林保公阿林保公初至福建劾公

逗撓

皇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公公得直於是

皇上眷公益厚

敕福建不得撓阻責公專揜蔡牽與世職蓋公天性忠勇
皇上拔之廢棄之中推心委任不使節制大臣得掣其肘
至是而公不得不死矣蔡牽雖止三舟皆百戰之餘合死

力拒公於黑水洋公自將親軍當蔡牽大艇公前後臨陣
多親搏戰至是自搥鼓合戰良久冒煙火麾火船挂蔡牽

大艇將焚之忽礮彈掠過傷公喉血湧出不可止遂仆而
張見升見中軍舟亂引師退牽得走安南蓋見升官福建

這撓法

此亦出力

鋪叙彩色

百倍字

如生

又第叙法見

隨借隨收
筆勁力生
鐵

每戰必自全其師不敢縱也。然公雖授命後卒，遵公部勒滅蔡牽，故言水師良將皆推公第一。既明日，潮州知府至舟，歛公得載榘。蓋公之誓死非一日矣。公無子，嗣子廷鉅襲爵，葬公於同安之祖塋。銘曰：

妖鯨叩天飛駭雲，長鼉大鼉紛輪囷。剗匈剔腹搜其羣，手提雙桴桴不歇。天狗奔空襲明月，誰甕貯之烈士血。煌煌前績銘旗常，五等之錫邦家光。子孫保之噫勿忘。

此古字用金力為之者，筆、騰、迅、直、追、極、門。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君諱大鯤，字北溟，姓董氏。系出唐吏部侍郎申子孫，世居銀城。自銀城遷婺源者，曰成祖。至明而族始大。曾祖世源，登仕郎祖起，予拔貢生，考授州同知。父正台，歲貢生。

誥贈朝議大夫母祝氏

誥贈恭人君兄弟八人，次居第三。兄弟之子孫皆盛，而君之子孫取科第，歷中外者數十人。居東門，是為東門董氏。敬與君之孫潮青同舉於鄉，後與鍊金交。因過婺源去，君之卒四十七年矣。鍊金以狀請書君之行於華表，敬作而曰：太史公為萬石君傳記一二小事耳，其諸子乃記建之。

誤書慶之數馬訖今益然諄然之意尙見於數千年之後蓋孝謹之行累書之皆無奇者也要在得其意而止後人反油然而動焉若後世史家別爲孝義傳事實之則無所餘矣敬觀董氏羣從皆恂恂如不勝衣於少執進退唯諾必以禮猶可想見朝議之家法而門巷之外朝夕有言朝議之德者董氏之盛不其宜乎且敬行天下故家未有不以浮薄敗而以質行興者則請條朝議爲人之大綱而詳書子孫名爵於左方以實朝議之所以能裕其後亦古者表墓勸善之遺意也按狀君少補縣學生自祖父爲素封家君擇人任時而貲益息凡長者之事皆力爲之以行

其德有天幸終不至損其貲貲且至逾萬而德益行事親定省之節中衣廁牖之役數十年如一日兄弟至老相愛如幼稚時娣姒皆能喻其意撫幼弟及孤兄弟子尤有恩遇性喜下士同縣汪君紱江君永爲儒有盛名皆折節交之所著有十三經音畫辨譌二卷春秋四傳合編三十卷喪服圖攷一卷二十一史編年十卷卒年七十八乾隆三十五年也

例授朝議大夫候選知府配戴氏

封恭人子三兆熊縣學生候選衛千總兆鳳附貢生兆謙例貢生銘曰

雙桓之間朝議之阡也知其德者過而下之其孝謹可賢也

兆熊房孫四人邦超候選布政司理問鍊金舉人授太常寺博士邦和國子監生朝偉附貢生曾孫十六人桂秋候選從九品桂山舉人揀選知縣桂中桂先皆縣學生桂丹國子監生桂洲優貢生候補訓導桂標國子監生桂莊附貢生桂時桂文桂堂桂海皆國子監生元孫二十三人來孫五人

兆鳳房孫五人國英縣增生邦直國子監生潮青舉人揀選知縣朝紱廩貢生銅陵縣教諭朝勳縣增生曾孫十四人桂森舉人揀選知縣桂林拔貢生鑲黃旗教習分發山西知縣桂臺縣增生桂敷翰林院編修桂新翰林院庶吉士桂科縣廩生桂開候選從九品桂春桂榮皆縣學生元孫二十二人惠笙彥彬皆縣學生來孫七人

兆謙房孫二人之屏例貢生朝端縣學生曾孫十一人桂攀桂煌皆縣學生元孫六人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君諱式玉。字朗甫。姓金氏。世爲歙人。曾祖茂宣。候選州同知。祖長溥。吏部主事。以君從兄應琦官巡撫。

贈榮祿大夫。父杲。國子監生。以君官庶吉士。

封文林郎。以君之仲兄應城官禮部主事。

封朝議大夫。前母黃氏。母鄭氏。皆

贈恭人。君以國子監生應嘉慶五年順天鄉試中式。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明年會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是年六月三日卒。年二十有八。配

黃氏子二。長讓恩。縣學生。次書恩。金氏自同知公徒步萬里。輦親骨於甘肅之蘭州。遂以孝聞於時。吏部公與其兄奉直公長洪。孝而甚友。用閔濟其宗。蓋有至性而兼能取富貴者也。君之伯父養泉先生雲槐。以待從起家。槃齋先生榜繼冠多士。推文附質。引義合禮。而君之尊甫朝議公。暨茨丹蘄。贊佑華盛。蓋不忘其祖而能庇其子孫者也。自君之羣從。外陟方面。內奉省闈。玉珂金車。照耀門第。而君獨單衣陋食。閭閻粥粥。從事於竈觚蠹簡之間。乃未遂其志而君竟死矣。君美風儀。善談詠。其學悉宗本師張惠言。臯文。君之子書恩。爲敬弟敷之子壻。敬久交於臯文及君。然爰作銘於華表。銘曰。

於養泉槃齋兩先生皆有淵源之誼。今過君之里而君之卒十五年矣。朝議公尙康寧。君之伯兄應璩叔兄應珪已前卒。仲兄官京師。弟日瑩日璫。應珩。應玘。勉侍養。敬心爲恤。然爰作銘於華表。銘曰。

朗甫其有知乎。朗甫其有知乎。銘君者陽湖惲子居也。是亦君魂魄之所期。而凡親君者之所悲也。

朗甫潛心學問。惜年壽不永。其成就。其家世。故交生情。抑揚。後復言。哀已。你極似。應陵。張子。野。墓志。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a grid.



